

诗歌

走进大修

毛新萍

阳光如此的热情
千万个紧张繁忙的身影
正迈开矫健的步伐
豪迈地跨入大修之夏
伴随着骄阳下
叮咚作响的扳手和铁锤

当塔釜敞开胸怀
所有的管线和设备
与大修人亲切地交谈
钢铁的语言穿透力极强
驱散了无边的花朵的芬芳
浸透汗水和污渍的背影

在钢与铁铸成的检修现场
定格成检修人特有的姿势
每一次的清洗吊装
每一次的进塔入罐
都显示了力量和阳刚之美

在争分夺秒的检修现场
检修人是小女儿水粉画中的超人
守护着坚实的塔罐和蜿蜒的管廊
在这钢与铁铸就的森林之城
青春清澈的初心从未改变
“为美好生活加油”的誓言
静静地在大修人的梦里芬芳着
(作者来自长城能化)

白云

陈锡让

那一团悬挂在头顶上的白云
沉稳,豁达
不像巴山里的风雨
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留下那位手执拉棍的石油兄弟
把巡线路走得这般漫长
我识得这团云彩
在夏天,它遮蔽日照
带来些许凉意
却不能阻止路旁醉梨草的花开
不能因长时间的寂寥而沉默
而那位石油兄弟,喊出的号子声
高过周围的树木,风雨
却始终高不过头顶上
那团白云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蛙声

崔军峰

蛙声是童年的故乡曲
总在夏雨的傍晚响起
一声蛙鸣
唤醒了蛙声一片

它们唱着盛夏的梦
我把这歌声
悄悄收藏
听了一遍又一遍

现在,每当雨珠蹦跳
我总会想起故乡的蛙声
如父母的呼唤
在心间悠扬
(作者来自洛阳石化)

石化作协组织“红色文艺轻骑兵”
志愿者走进江汉油田

本 报 讯 近日,石化作协“红色文艺轻骑兵”志愿者走进江汉油田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开展“文学进基层,采风进一线”活动。他们分别做了题为《做时代的歌者——如何把握报告文学的“真情”与“深情”》《我们就是旷野,我们就是远方——石油工业文学思考》的主题讲座。作家们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向全院80余名文学爱好者分享了报告文学、诗歌、散文等文学题材的创作心得,为学员带来了丰富的文学盛宴。交流会后,作家们参观了工程院“以恒读书社”和“数模物模创新工作室”,并向文学爱好者签名赠书。

(丛松彪 王 瑾)



马 行

青海西柴达木山下环绕着一块块沼泽地,而沼泽地之间,藏着一块半干旱的沙洲。那沙洲寂寞高远,且无名无姓,似乎是被宇宙之神藏在那儿的。

宇宙之神把一块沙洲藏在这儿,必定是别有用意,只是,我身为凡夫俗子,一时并不能得知。

当时正值7月,勘探队临近收工,副队长吴庆恩带领上百名员工想来沙洲上捡拾清理遗漏的桩号旗。可是,还没等靠近沙洲,就推进不动了。整个沙洲,远看蓝天白云、黄沙碧草,美如仙境。可靠近了,才发现沙洲之上铺天盖地、密密麻麻的全是蚊子。

蚊子占领了整个沙洲。这可真是蹊跷,按照常理,沼泽地的蚊子应该更多,可事实上,沼泽地的蚊子并不多,而这半干旱的沙洲却成了蚊子重兵驻扎的基地。并且,蚊子的胆子极大,连火辣辣的太阳也不怕。

刚开始,有几个不信邪的员工还不把蚊子当回事儿,大大咧咧地上了沙洲,可不到十几分

钟,就抱头逃了回来。蚊敌当前,勘探队不得不调整运行方案:暂且避开沙洲,马上派后勤采购人员紧急购置防蚊帽、防蚊手套、防蚊液。

两天后,勘探队再上沙洲。这次,上百名员工均用防蚊帽、围巾、高筒皮靴等包裹得严严实实。行进还不到半小时,在沙洲的一条水沟旁,我防蚊帽上的一截裸露铁丝与衣领钩在了一起。正当我停住脚步,摘下防蚊帽,又摘下手套,想摘开铁丝时,突然间,蚊子扑了过来,将我彻底包围。一时间,额头上、脖子上、耳朵上、手背上,全是蚊子。往脸上拍一巴掌,掌上能有十几只蚊子。再拍,还是十几只。当即,我也顾不上把裸露的铁丝摆弄好,匆忙又戴上了防蚊帽和防蚊手套。

尽管如此,那短短几十秒内遭遇的猛烈攻击,已让我落下了几十个红肿的蚊子包,奇痒无比,隔着防蚊帽的纱网,连用了两瓶风油精,还是不能止痒。

到了沙洲腹地,吴庆恩看了我的蚊子伤,叹着气说:“你这还是轻的,刚才有个员工被叮咬得眼睛都睁不开,已被送回驻地了。”

过了一个多小时,才稍稍好些。我停下车

步,定了定神,看看身边一个个员工像武林大侠一样的夸张装束,再望一望蚊子弥漫的天空,居然有一种混沌蒙昧、天地洪荒之感。直感慨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如此沙洲简直不是沙洲,而是蚊子之洲。青海西部常见的野兔和黄羊之类,根本不见踪影。很有可能,野兔和黄羊早就被这儿的蚊子叮咬跑了。

傍晚时分,蚊子更多更重了。还好,勘探队也该收工了。就在回撤的途中,沙坡上一块白色小石头吸引了我的视线。我走上前把它拾起来,甚是惊喜,原来是一块月亮形状的奇异小石头。小石头比重大,犹如陨石,且质地细密坚硬,陶瓷般的皮面上还有凹凸不平的纹理及黄棕色图案。有两个员工走过来,看了看,也说特别像月亮。我把小石头握在手中,那沉甸甸的圆润与温热之感,给我一个错觉,仿佛真的是握住了一个月亮。——境随心转,此时再望那铺天盖地的蚊子,居然觉得它们不那么可怕、不那么讨厌了,甚至想对它们说一声谢谢,谢谢它们像天兵天将一样为我把守着这么好的一块月亮石。

我笑着对身旁的员工说:“现在,这月亮石

我已拿到,众蚊子的把守职责已完成,所以众蚊子也该鸣金收兵、撤离沙洲了。”

接下来,蚊子是不是撤离了沙洲,我并不知道。我知道的是,回到勘探队驻地,尽管用酒精、碘酒涂擦了蚊子包,可蚊子的毒性太大,又过了八九天,所有的毒包才渐渐消肿。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很欣慰。从某些方面来说,毕竟是这些蚊子在沙洲上把守了千百年,才将一块可通天接地又朴素至简的月亮石给了我。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散文



彭 宁

3月底,刘照军特别高兴,终于在退休前,看见了坪北山桃花绽放得最浓最艳的样子。他驻守的平台,仿佛成了这幅春日图景的画框,围墙之外,山峦起伏间,一抹抹粉红与粉白交织成海,如同天边落下的云霞,温柔地覆盖了每一寸土地。

这儿是位于陕北安塞坪桥镇的江汉油田坪北经理部P63平台,苍凉的黄土塬上,散布在沟壑之中的采油平台,既孤单又寂寥。一圈墙、一个人、几口井就是平台的全部。

没去过黄土塬的人,很难理解坪北人对一朵花开的执着。坪北油区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春季风沙弥漫,夏季水患塌方,秋季干冷异常,冬季大雪封山,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去年春天,荒凉的山峦上,短短十天内,肆虐的沙尘暴、柔绵的春雨、骤降的暴雪轮番而来,那片与沙棘共生的山桃树林虽然挺过了风沙雨雪齐上阵,却也被打落了即将绽放的花骨朵。

还记得十多年前初上坪北,恰逢大雨,本来黄沙漫天的土坡上顿时变得泥泞不堪,车轮陷在泥地里直打转,所有人下地推着车走。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赶到目的地P116平台时,独守员工马海华借着月光,在给他种植的枣树捉虫,枣树从幼苗长到高出他两个头,用了5年的时间。

后来,我曾数次到过坪北油田,这里的平台逐渐从开始的荒芜变成了生机勃勃,沙棘、刺槐、旱柳、枣树、格桑花、向日葵随处可见。

在坪北,“花开”还有另一种含义。那是2018年的中秋节前,我在坪北采访,江汉油田职工大学EAP心理咨询小组用一款新开发的APP

花开自有期

“菩提花开”,为采油六班值守平台的8名员工进行心理测试。如果员工心情愉悦,就能在显示屏上看到美丽的菩提花,反之,则显示的是风暴与细雨。测试结果是,没有一个人看到“花开”。

“因为一个人驻守平台,工作压力又大,所以菩提不开花吧?”我忍不住问了一声。黄土高原的10月,尽管阳光灿烂,温度却很低,风呼呼地刮着,吹得井场上干活儿的人都睁不开眼睛。“也许吧。”班长曾勇有些不确定:“但大家在坪北干了这么多年,早都能独当一面了,虽然每天都挺忙,但配合默契,有事一起处理,没事不间断巡检,还没有出过什么能影响心情的大问题。”在坪北待久了的人都明白,平台上的员工首先就要学会适应孤独。

比如P199-5平台管理面积最大,任务重,员工很辛苦。冬天的凌晨,连续几个小时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环境中查找管线穿孔点;夏天下暴雨时,因为排水系统不好,怕井场地面泡久了形成暗洞,整夜不睡觉拉土填坑,浑身浇得透湿……曾勇忙完自己的活儿,晚上还会去巡视,不光是看各个平台的设备运行情况,还找机会和大家聊聊天。他说,其实大家在一起也挺快乐的,即使有机会到各平台换值,8个人也没一个愿意离开,好像“菩提”开不开花,也没那么重要。该区当时的党支部书记杨婷说,区里员工平均年龄47岁,正是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操心平台,牵挂家里,谁心里不搁着点事儿啊。

“菩提”花开固然幸福,但等待花开的时间同样美好。就像坪北漫山遍野从无到有的植被,在20多年的时光里,经由大家的亲手点染,早已自成美丽的风景。

拍下一帧帧山桃花的美好,刘照军珍而重之地设为手机屏幕背景。即将退休的他,想把坪北的美留下。

冬至阳生春又来,时光催人老。20多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支援坪北建设的年轻人,如今大多已满头华发。每年都有人退休,随后又迎来新的面孔。很多人从不愿意来到不愿意离去,继而深爱这片土地,视为第二故乡,留下热血、青春、奉献、情义……就像山桃花从蓓蕾到开放至荼蘼,在黄土塬上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作者来自江汉油田)

散文

窗前的玉兰

李同喜

5月过后,公司办公楼前两棵高大的广玉兰从容不迫地开起碗口大的花,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其挺拔的躯干和茂密的枝叶在太阳的照射下,别具神韵。

据单位老员工讲,这两棵广玉兰在此生长了36年,1988年公司基地办公楼在河南清丰马庄桥落成,为了防风固沙,美化环境,两棵广玉兰便从南方引进到了这里。

那时我在另一个钻井公司上班,不曾见过它们当初被移栽时的模样。前年单位整合,我来到现在的公司,办公室窗外便有一棵广玉兰。它长在窗外西南角的不远处,有4层楼那么高,树形高大,气宇轩昂。当时并不知叫什么树,只是觉得与众不同,莫名地生出一种好感,常在工作之余,伫立在窗前,默默地欣赏。后来才知晓它叫广玉兰。

与北方常见的白玉兰不同,广玉兰叶厚光亮,花大芳香,树干呈棕褐色,一片片厚实的树叶充满了质感,像涂了一层蜡,富有光泽。不同于白玉兰春季先开花后长叶子,广玉兰夏季开花,冬日不落叶。春夏秋冬四季轮回,满树的叶子变换着颜色,特别是夏季绿意盎然,透着勃勃生机。

广玉兰又称荷花玉兰,如《花经》所记:“终年苍翠,亭亭如盖,永拥春妆;花期亦不同,自黄梅至七月下旬,陆续开花,故不及白玉兰之花团锦簇,而香则过之。”

叶繁花稀,有点儿喧宾夺主之意,但丝毫不减风情。它不急不缓地开花,不像春天里的白玉兰,叶芽微露,花儿便竞赛般地齐齐绽放,又好似一起凋零。广玉兰则是另一番情景,舒缓而优雅,像排好了时间一样,这朵谢幕,那朵登场,不喧嚣亦不冷清,次第捧出它那洁白无瑕的花朵,缤纷的花瓣洁白清秀,温柔而虔诚。

广玉兰一年四季都展示着坚强的力量,它活得从容而坚定,处处彰显出奋发向上的豪情,充满了生命的奔放与快乐,积极而执着。盛夏季节,桃李、海棠、樱花早已随风雨飘落,入地化泥,不见踪迹,而此时的广玉兰恣意怒放,热烈开在枝条间,有了

它的装点,树便显得更加精神,愈显清丽,让炎热的夏天有了别样的风情,它用独有魅力惊艳了季节。

我佩服广玉兰的顽强。狂风大作,它像铁人一样毫不退缩,用挺拔的躯干阻挡;暴雨倾泻,它一往无前,用巨伞般的树冠遮挡;烈日当头,其他植物都被晒得垂头丧气了,唯有它昂首向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萎靡颓废,蓬勃生机让你神清气爽,你的精神也会为之振奋,充满力量;冰天雪地,繁花褪尽,万物凋零,它依旧披着一身绿叶,不卑不亢。

窗前的广玉兰与公司相依相伴,历经岁月流转,见证了时代变迁,更加根深叶茂。每当走到树下,我总要驻足,仰望其雄伟壮丽的树干,敬重它像石化人一样为社会吐绿纳凉,敬重它不惧风雨奋力成长。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工程公司)

